

胡仰曦 / 著

一颗清亮的大星

——
胡适传



胡仰曦 / 著

一颗清亮的大星

——
胡适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颗清亮的大星:胡适传/胡仰曦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7879-0

I. 一… II. 胡… III. 胡适(1891~1962)-传记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8390 号

责任编辑:陈建宾

装帧设计:柳 泉

责任印制:王景林

一颗清亮的大星:胡适传

胡仰曦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45 千字 开本 680×960 毫米 1/16 印张 20.25 插页 4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978-7-02-007879-0 定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风华正茂的北美留学生



年轻的北大教授，摄于
1917年



1920年3月与蒋梦麟(左
一)、蔡元培(左二)、李大
钊(右一)合影



1925年11月初，与友人
同游南京鸡鸣寺。右起曹诚
英、胡适、郑振铎、高梦旦

容忍比自由還更
重要。
道一
新年試筆



韦莲司

胡适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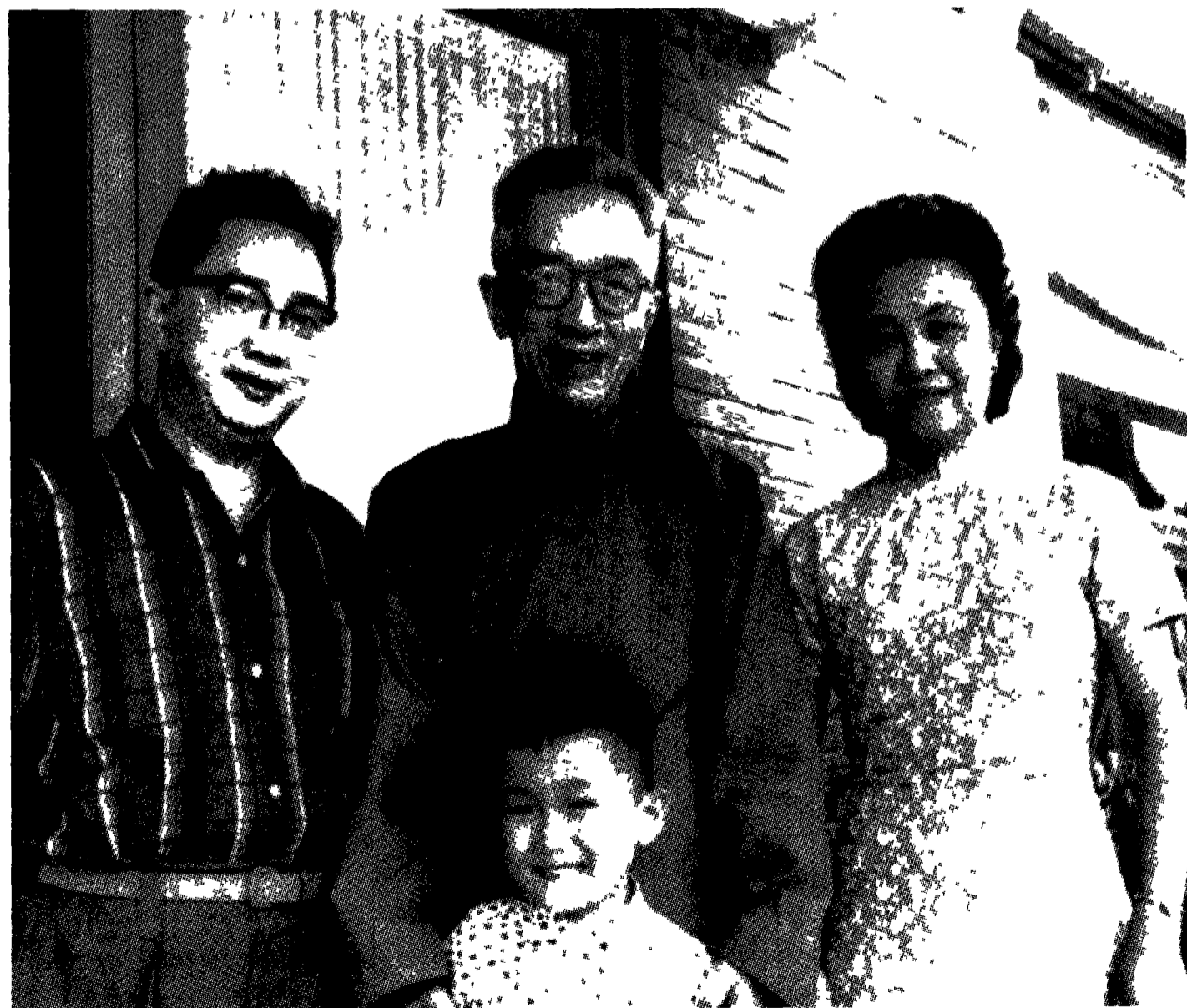
全家福，摄于1936年。前为夫人江冬秀，后左为长子祖望，右为次子思杜



担任驻美大使时，与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左一）在一起



1925年12月与陈独秀在上海合影



与长子祖望一家，摄于1960年秋

自序：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十年前，季羨林先生写下了著名的《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刚刚迈入大学校门的我，曾有幸聆听季先生一课。当年读着季先生“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的文字，恍惚间感受到长者“世事两茫茫”的汹涌感慨。

十年后，季先生驾鹤仙游。而我，也站在了胡适之先生的墓前。

我自知不是一个合格的胡适传记的作者。胡适的名字于我而言，很大程度上源自父辈与师辈的牵引。数年前，当生于上海、长在北京的我，第一次踏足“籍贯”安徽绩溪上庄村时，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那种“恍惚”。顺着脚下曲曲弯弯青石板路，经过道旁叠叠重重歇山粉墙，只见故人旧居内：楼阁明堂，春兰秋菊镂雕栩栩；老屋耳厢，镜盒绣帏幽香细细；字幅联对，境界幽远，笔墨淡隐，斯文犹在。一切都是初见的景致，一切却又似是曾见的梦幻。跟着父亲，找寻他儿时的祖屋，见昔日巍峨的祠堂已毁，物已不是人亦非，竟然也有禾黍离离莫名心酸。握着堂伯父胡毓凯的双手，惊异于他的面貌与故人的相似，初次会面，竟然也会亲切感油生。宗族血脉的遗传基因，却是如此神奇……

2009年5月17日，我站在了台北南港故人的墓前。那日的行程还算顺坦，从高雄台南一路向北奔驰，虽正赶上一个不平静的名曰“呛

马日”的周末,但台北南港旧庄却是一如往昔的幽静平和。一路上热情向我们介绍这介绍那的出租车司机听说了我们的目的地,竟自沉默了。他说到了这个去处,其他生意也不拉了,他就停在门口休息,等我们出来。我们走进园内,折上半山腰,回头望去,只见“中央研究院”东南门外,绿荫连绵间一辆小小而孤单的出租车,忍不住微笑了。

墓园很干净,碑上只有落叶,用手轻轻抚去,竟没有尘土。脚下以白色鹅卵石铺面,四周是素白正方形廊檐,两棵长青松柏伫立墓碑两旁。石阶整洁,盘旋而上,陵墓气象雄伟而森严,墓后石墙上嵌有“智德兼隆”四个大字,两边书有那两句著名的对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我站在那里,正如当年的季先生,葛抬头,仿佛也见到了胡适那一种蕴含着特别历史内容的智慧的笑容。

胡适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七年了,正如父辈所说,作为旧时代的最后一位送葬者与新时代的最初一位先知,胡适注定要被新旧两个时代的人误解与曲解。他是典型的灵魂孤独者,与他生活着的那个世界存在着深峻的隔膜。他活着的年代,可谓“天下谁人不识君?”但真正“识”了的,又有几人?最终,他唯有怀着深深的失望离开人世。

如果说胡适思想有如将夜空划开一道光亮的彗星,转瞬即逝,那么,它实际上应该是属于下一个时代的光芒,它的超前出现则是它所处时代的侥幸。如今,时光荏苒,已然处于“下一个时代”的我们,站立到了胡适先生的墓前,我们是否真的懂得了胡适,理解了胡适,认识了胡适?胡适留下的精神遗产应该如何承继?

伫立片刻,一只通体蓝色的鸟儿忽从树丛之中信步踱来,红嘴长羽,是一只台湾蓝鹊儿。它的仪态端庄娴雅,引得人不禁跟上前去。墓园占地是小的,却显出山林的曲折与深邃。顺着石级,探步向前。正惊诧于树木之参天繁茂,耳畔忽然响起碎石子路踩踏的脚步声,转过头

来,是一对面容和蔼的老年夫妇,他们一身休闲的服装,看样子是午后来散步的。就像旅途中遇到的很多台湾人一样,他们随意而友好地向陌生的我们点点头,不问来路,不问去处,只是微笑着走了过去。而我,仿佛得到启示般回望来路,心中的怅然顿时一扫而空:小山丘上苍翠环绕,仿佛一个温煦、绿色的怀抱,自然静谧地守护着胡适一家四口。清风徐来,碧树婆娑,山脚下矗立的石屏上赫然刻着“胡适公园”的字样。是的,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这里首先是一座“公园”,而后才是“墓园”。清晨、午后或傍晚,人们三三两两,走走停停。既可以登高远眺,又不妨亭间小憩。有着树香、鸟语、人声与阳光的陪伴,孤独者胡适又并不孤独。

回去的路上,那位出租车司机突发感慨,说起上世纪80年代到杭州的时候,曾被满城的桂花香迷醉了。一回到台北,他便急急在自家院中种了很多株桂花树。“结果呢?”我们问。他摇了摇头,伤感地说:“再也没有杭州的香气……”我们都沉默了。车子驶过一所小学校,牌子上写着“胡适国民小学”,一时间我仿佛产生了幻觉:阳光洒在周末空无一人的校园里,钟声突然敲响了,到处跑满了嬉笑欢乐的儿童。即使在今天的台湾,故人的名姓也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了。但我想,至少这所小学校的孩子们一定还会记得。

回到北京,开始思忖,写完了这些文字,我还要做些什么?想到的答案是去一个地方,寻找一个人。万安公墓近在咫尺,小素斐的墓前应该盛开美丽的雏菊了。除了小小的雏菊,我或许还会为她念诵一首小小的诗,一首她父亲写的诗,当然并不是写给她的:

热极了!

更没有一点风!

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

动也不动一动！

好容易一颗大星出来，
我们知道夜凉将到了：——
仍旧是热，仍旧没有风，
只是我们心里不烦躁了。

.....

2009年9月27日于北京

目 录

自序：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001
第一章 父亲与母亲的传说	001
第二章 “糜先生”的上庄九年	014
第三章 上海滩上的“愤青”才子	028
第四章 “国人导师”的精神预备期	063
第五章 旧中国的新青年	097
第六章 内忧外患中的现代孔子	143
第七章 一尾“老鸦”的哑啼	181
第八章 光与火的洗礼	197
第九章 奔赴国难的书生大使	227
第十章 “小卒”沉底的飘零岁月	269
第十一章 “大星”的陨落	290
主要参考书目	317

第一章 父亲与母亲的传说

俎豆馨香，躋躋踉跄，同庆此祖宗神灵所在，
水源木本，孙孙子子，勿忘了艰难缔造之功。

水秀山奇，这里应有孝子贤孙力田创业，
羈人倦旅，何时重到清明冬至分胙联欢。

——胡适 1935 年 10 月为分祠所作对联

—

南看城市北看山，每到令人意豁然。碧瓦千家新过雨，青松万
壑正生烟。经秋卧病闻斤响，此日登临负酒船。径请诸君作佳句，
壁间题我此诗先。

——苏辙《豁然亭》

谁安双岭曲弯弯，眉势低临户牖间。斜拥千畦铺渌水，稍分八
字放遥山。愁霏宿雨峰峦湿，笑卷晴云草木闲。忽忆故乡银色界，

举头千里见苍颜。

——苏辙《翠眉亭》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隶属“徽宁池太广道”的徽州府,“介万山之间,地狭人稠”。一府下设歙、黟、休宁、祁门、婺源、绩溪六县。其中,绩溪位于徽州东北隅,境内万山重叠,清溪交织,县名的来由据说是杨溪与徽水在万山丛谷间奔湍时的“交流如绩”。北宋元丰七年,苏辙宰牧绩溪。面对着“百家小邑万重山”,他正是“指点县城如手大,门前五柳正摇春”。这似乎也是绩溪自唐高宗永徽五年析歙县北野置县以来与高层文化知识分子真正发生关联的唯一事件,其笔下的《绩溪二咏》,及咏歌石照的句子——“行尽清溪到碧峰,阴崖翠壁尽杉松”,“雨开石照正新磨,鸟度猿攀野老过”,让人充分体味到绩溪山水之秀丽,大抵如此。

绩溪全县旧时分十五都,以境内最高峰翠岭为界,划分为岭北及岭南,县城华阳镇位于岭南,岭北则以七八两都为重心,其中八都“五盘”的核心正在上庄。

上庄昔称“小上海”,是个秀丽宜人的村子,山水回抱,碧瓦千家,背依竹竿尖,面对竦岭,右耸黄柏凹,正所谓“竹竿峰前,山萦水聚,杨林桥畔,棋布星罗”。村口杨林桥畔,白杨参天,常溪如带。昔时上庄亦有八景之目:曲水澄澜,竹峰插云,金山茗雾,井阜松风,杨林夜月,西岩瀑布,竦岭积雪以及慈山晚钟。而上溪山口的明末隐士采薇子墓或许可算是上庄唯一的古迹。坐拥这八景一迹的上庄斯文隆盛,古风犹存。“村里无论贫富贵贱,不分身份职业,几乎家家户户堂前都一式挂悬巨幅中堂。有的金碧山水,有的泼墨溪峰,有的松泉隐逸,有的兰竹

君子。内中不乏从新安画派大师浙江和尚到歙县黄宾虹先生的墨迹。两壁厢对联字画条幅也大多意趣古雅,笔势隽秀,处处表现出一种清宁不俗的品格与斯文盎然的气象。”^①

清光绪十三年七月,当地最热闹的神会——太子会,正轮着上庄做会。打头阵的一队神伞是本村各家的绫伞杖行,据说恒有绸缎庄自去年便预备了一顶颇为引人眼球的珍珠伞,因怕三先生说话,今年却不敢拿出来了。四队上着白竹布,下穿湖色杭绸的昆腔子弟跟在伞队之后,每人的小手指上都挂有湘妃竹柄的小纨扇,一旦吹唱起来便坠垂在笙笛下面来回摇摆。扮的戏倒有六出,却没有一个花旦。后村的村花小棣本来要扮《翠屏山》中的潘巧云,因怕三先生说话,摇身变作《长坂坡》上的糜夫人了。待昆腔和扮戏的一过,便是太子会的重头戏——接迎太子神的神轿了。据说当地信奉的太子神就是唐朝安史之乱时保障江淮的张巡、许远。许多身穿白地蓝花布褂的男女老少从四方围拢过来,朝向神轿合掌拜揖。拜香的人群中,有穿长衫的捧着炷香,有着短衣的拿着香炉挂檀香,此外还有一队“吊香”还愿的:他们上身裹着白布褂,下身扎着朱青布裙,远望过去难分男女,只见他们把各自的香炉吊在铜钩上,有单有双;再把钩子钩到手腕肉里,有左有右,涂上香灰,便可止血。悬着挂香炉的手腕,跟着神轿走多少里路,就代表还愿的虔诚有几分。

人群中,冯顺弟领着弟弟,跟着姑妈,站在路边石磴上看着热闹。她今年十四岁,圆圆的面孔,有一点雀斑;头发很长,分三节编在脑后,一直拖到地。举止神态,颇不像个庄稼人家的孩子。她的眼睛饶有兴

^① 胡明《胡适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年版;本书有关青少年时期胡适的一些内容也多有参考此书之处。

味地追随着神轿的移动,耳朵却悄悄留心着周围村民的你一言我一语:“三先生今年在家过会,可把会弄糟喽。”“可不是呢,后村的早就练好了两架‘抬阁’,一架《龙虎斗》,一架《小上坟》,可三先生说抬阁太高,小孩子热天受不了暑气,万一跌下来,不是小事体。所以今年连抬阁都没有了。”“三先生人还没到家,八都的鸦片烟馆都关门了,赌场也都不敢开了。七月会上没有赌钱与烟灯,这可是多年没有的事!”冯顺弟一字字听得仔细,心中暗想,这个三先生必是个了不得的人,能叫赌场烟馆都不敢开门。

“单叫赌场烟馆都不敢开门还算不得本事。”仿佛看穿了她的心事,一直站在顺弟姑妈身边的一个穿着短衣,手拿旱烟管,瘦削身材,花白胡子的老年人悠悠地开口道,“咸丰十年,长毛犯境,铁花带全家走反三年,亲率二十几人的乡村民团驰击长毛。只可惜了元配的冯夫人却殉了节。”顺弟姑妈不住点头,接口道:“月吉先生说的是,听人说三先生在北边做官,走过了万里长城,都是没有人烟的地方,冬天冻杀人,夏天热杀人。三先生肯吃苦,不怕蚊虫不怕风,在万里长城外住了几年,把个脸晒得像包龙图一样。”“这是后话了。铁花三十六岁建宗祠,四十一岁修族谱,先了却了族中两件大事,这才实践他平生四方之志,出外游宦,希望学以致用,居天下而有益于天下。说起来,他二任夫人曹氏也死了九年了……”话音未落,前面的人群纷纷让出一条道,只听得有人低声地叫着“三先生”。冯顺弟忙抬头来看,一个高大的中年人迈步走过,只见他身穿苧布大袖短衫,苧布大脚管裤子,脚下趟着麻布鞋,手里握着一杆旱烟管,面容紫黑多斑,头颈里亦有黑纹条,有点短须,两眼有令人不敢正眼望他的威光。冯顺弟不由得看呆了。一旁,月吉先生眯眯笑着对顺弟姑妈耳语:“灿嫂,将你金灶舅家姑娘的八字开一个送到我学堂,我给她排排看。”

过完会,日头已快落山,冯顺弟姐弟两个别过姑妈,起身往家赶去。姑妈是嫁到上庄的,冯顺弟自己家则在十里外的七都中屯。待姐弟二人走到村口,天尚未全黑,远远只望见他们的父亲金灶正挑着一担石头进村来。他们赶上前去,每人从挑子里拿了一块石头,手里捧着跟着父亲走。一路上,金灶只问他们会好不好耍,戏好不好看。冯顺弟边答应,边拿眼瞅着父亲半边脸上“太平天国”四个蓝色的刺字,心中却想着不知上庄的三先生当年英勇驱赶长毛,是怎样的英姿。三先生的元配夫人被长毛杀害,而自己的父亲金灶却是一家老幼独留他一个活口,还被掳到军中做裁缝,吃了种种困苦;待逃回家乡,只寻得一片焦土,几座焦墙。然而不上十年,父亲就凭着诚实勤谨,种田裁衣,修葺了村里一间未烧完的砖屋,娶了妻子,渐渐挣起了一个小小的家庭。大乱之后,女儿是不受欢迎的,所以她的名字被叫做顺弟,取个顺利生个弟弟的吉兆。几年之后,果然在第三胎顺利得男,后又添一女,一家六口倒也其乐融融。只是冯顺弟清楚,父亲心中一直有一桩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重建祖传老屋,重振祖上基业。他费了不少工夫,把老屋基扒开,将残砖烂瓦拆扫干净,准备重新垫起一片高地基,好在上面起造一所高爽干燥的新屋。他每日天未明就起身,到村口溪头拣选石头,来回挑满三担,铺垫地基。白天下田做工或是出村帮人做裁缝,晚上歇工后,再挑满三担,才吃晚饭。这是他的日常功课,不分寒暑,一日不休。冯顺弟眼见父亲这样劳苦,常常自恨不是个男子,不能代父亲下溪头担石头,只能每日早晚到村口去接父亲,从他沉重的担子中捧出一两块石头来,搬到屋基上,也算是分担了他的一点劳苦。

三人相伴,默默走到屋基,冯顺弟看着渐渐垫高的石头,想到建屋用的砖瓦木料却全没有着落,不禁悲从中来。她从未告诉父亲,她经常做梦,梦见她是个男子,做了官回家看父母,新屋早已造好了,她就在黑